

《隐秘的角落》凭什么成为今年第一部上9分的国产网剧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夏天的风咸腥又湿热，街上偶有人走过，多数时候只看得见被阳光曝晒的地面热气蒸腾。许多天台、阁楼里，都有个不惧炎热想要外出的孩子。到街角撒欢，去海边冒险，哪怕只在新华书店里与几本书不期而遇，只要有玩伴、有未知，这样的假期就会在多年后依然闯进成年人的记忆。

导演辛爽的描述充满了画面感，那是他的童年回忆，也是他执导《隐秘的角落》时自始至终带着的感觉。“绝大多数人不会有故事里三个孩子的相似经历，但对夏天、对童年的体感，对友谊、对父母的微妙情绪变迁，又或者是对一些人困顿，许多观众是能感同身受的。”感官上的相通，为一部剧搭建起走进人群的桥梁。

上线不到一周，12集网剧《隐秘的角落》迎来近15万人打分，刷出了2020年国产剧的最高热度之一。大流量的样本中，一星和二星的数量相加不足1%，其余99%的打分者把作品送上了9分、今年国产网剧之最。

口碑背后，更是创作者们所记录并幻化的那些隐秘又难以言说的感觉，戳中人心。而缔造这一切感官相通的，当属一场“不衰减”的创作接力。总制片人何俊逸说：“剧本过硬，全员演技在线，再加上上百个工种、每一个环节的用心彼此匹配，总共两年多时间里，酿出了一种质感。”

阳光下有阴影，反之，阴影所以产生，是因为有阳光在

这部网剧改编自悬疑小说家紫金陈的《坏小孩》。从小说到网剧再到观众，传递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偏离”。网友拿着小说与网剧一一比对后发现，情节似曾相识，却又仿佛另一个故事。和网上大量的论调不尽相同，辛爽与何俊逸对《隐秘的角落》定位都是家庭悬疑剧，第一属性是家庭，然后才是悬疑。



故事的内核被提亮后，三个孩子更像是体察世界的一扇窗口。图为《隐秘的角落》海报。

两次“偏离”背后，是主创对改编的理解。辛爽说，他读了一遍原小说，为楔子中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三个小孩在暑假目睹了一场谋杀。“用孩子的视角来观察家庭、打量成人的世界，可以生发许多内容，人的喜怒哀乐、家庭关系对情感的影响等。”记住原作带来的“感受”，随后遵循生活的本质来进行影像重塑，这是他的改编准则。

原小说里，张东升因不满妻子提出离婚，将岳父母推下悬崖，恰巧被朱朝阳、丁浩、普普三个孩子用照相机录了下来。与此同时，朱朝阳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意外坠亡。两桩案件交汇处，正是人性的至暗部分。而网剧里，阴影依然有，但辛爽提供了另一个思路，“阳光底下有阴影，但反过来想，阴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阳光在”。

从文本到影像，显见的改变是色调上的明亮。团队在美术和置景上花了不少功夫。比如确定湛江为拍摄地，就是

希望借城市本身的色调来参与叙事。那里有海、有船，符合小说情节的构建；那里的夏天格外热烈，街巷房屋之间红黄绿等高饱和和配色吻合浓郁的年代感；而岭南文化区不假修饰的市井气息，又为原本带有隐喻色彩的故事找到了落地的可能。“先建立真实的舞台，才能让观众相信，真的有那样一群人在此生活着。”

更深层的“提亮”，在于故事核心。比如小说里的坏孩子丁浩，变成了剧中带着“义气”、心存正义的善良；比如王景春饰演的民警老陈，是一个自始至终以温暖形象输出能量的角色；又比如朱朝阳其人，在可共情的少年心理和望不见底的人性深渊之间，剧作的呈现更倾向于前者。

于是网剧中，三个孩子更像是体察世界的一扇窗口。观众从中看见一些以爱之名产生的偏差，比如占有欲支配下的母爱、沉默者的嫉妒、自卑者的偏

执。这些在人性善恶间摇摆的情感，会在观剧过程中发出隐秘的警醒。

只要出现在画面里，他、她、它都可能是表演的一部分

围绕《隐秘的角落》，网友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童话抑或现实”的拆解。有人为“考据”和“解密”忙碌，从12集中抠出层出不穷的细节，足够写出一部上百万字的索引文本。也有人不怎么关心每一帧、每一“符号”引发的能指和所指，而是沉迷于视听制造出的“感觉”，沉迷于三个孩子牵扯出的一段段让人喟叹的情感关系。

颇值得玩味的是，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也无论选择的是“童话版”还是“残酷现实版”，五花八门的解读似乎都能完成各自的逻辑自洽。能形成奇妙的观感，辛爽的逻辑比方，“地上有一滩水，有

人看见月亮倒影，有人看到的是星星，也有人相信那是UFO”，大家都认为所见即事实，却没察觉是视角在变魔术。何俊逸补充：“每个人物都是‘对’的。这种‘对’，是指行为逻辑符合自身的性格特征，在那一刻那一地，人物所给出的反应是‘对’的。”

“对”的表演，从选角就奠定了基础。都说孩子的戏最难导，但这个团队没花太多力气在调教孩子的表演上，而是把功夫前置，用千里挑一的方式寻找契合的小演员。

“对”的表演，也得益于一众演技派的层层上分。秦昊来定妆那天，他提出想多些细节支撑人物性格，张东升的“秃顶”形象就在那次碰撞中敲定了，人物内心的自卑与外形的缺憾间，有着可意会的内涵。何俊逸和辛爽带着团队去拜访张颂文，演员把人物从小学开始的成长轨迹都给讲了出来，朱永平就是一个广东水产市场老板该有的现实模样。至于周春红的饰演者刘琳，何俊逸用“我和导演共同的女神”来形容，因为她让观众记得的，总是角色而非自身……

还有些“对”，藏在会说话的“视听语言”里，即网友点赞最多的“电影质感”。不似传统电视剧依靠台词来推进故事进展，这部网剧的叙事者，可以是一架相机，也可能是花草，甚至是不同寻常的构图。张东升将岳父母推下山崖后，伤心欲绝的妻子久违地倚靠在了他胸前。那晚，张东升走上阳台，健身、摆弄花草、啃几口苹果，暗自得意，无需赘言。只要出现在画面里，他、她、它都可能是表演的一部分。

《隐秘的角落》12集，每集都有一个“小标题”，“暑假”“少年宫”“妈妈”“日记”等，每一集也都有一支专属的片尾曲。小标题是对一集内容的提炼，片尾曲则是这一集观后情绪的总结。辛爽说，这样的分幕方式可能是美剧汲取的，但对剧作审美的确认，却一定是国产经典剧赋予的，《渴望》《空镜子》等，这里面的质感是我们文化血脉里的东西，现在又被重视了。

这个端午假期，在「新世界」遇见演艺大世界

本报讯（记者王筱雨）京剧、越剧、评弹、魔术、音乐剧……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这些来自“演艺大世界”的优质演出项目将荟萃成“民俗古韵、演艺端午”系列活动在新世界城与市民和来到上海的游客见面。此番，沪上各大专业剧团的拿手好戏登陆“十里南京路”的商业综合体，不仅为即将到来的剧场演出预热，也以文旅融合的模式为购物空间注入一抹文艺气息。

据悉，本次演出将在六种表演形式的“会馆”中露出真容。其中，戏曲会馆的演出内容最为丰富多元。上海京剧院的演员将在三天中分别带来再现经典武打场面的京剧选段《三岔口》，展示生旦唱腔新高度的《四郎探母·坐宫》以及欢快活泼的风格成就当今京剧舞台花旦戏的代表作《卖水》。《锦瑟年华—上海越剧院新生代系列演出》将于7月26日在长江剧场上演，上海越剧院的新生代们将在端午期间提前亮相新世界城，演绎保留剧目《盘夫索夫·盘夫》《山河恋·送信》《追鱼·书信·观灯》。此外，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将领衔团内演员上演原创作品评弹《初心》选曲、开篇经典曲目《秋思》《莺莺操琴》，同时为下月初在长江剧场的演出造势。

凤凰展翅，百鸟齐鸣。上海民族乐团的唢呐与笙合奏《百鸟朝凤》将为活动吹去一股浓浓的“民族风”。7月3日，上海民族乐团最具号召力的原创品牌演出《海上生民乐》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相声会馆中，上海观众熟悉的相声演员将带来相声表演《时代金曲》。此外，音乐剧迷以及儿童小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头好”。

自5月29日率先拉开剧场演出大幕之后，“演艺大世界”将有一批戏曲、曲艺、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儿童剧演出陆续登陆上海各大剧场。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还将发售100元起的演出优惠券补贴票。

■本报记者 吴钰

“这难得的空窗期让我们得以全身心扑在创作上。”今年年初《巴黎圣母院》末场演出后，疫情突然来袭，让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演出不断面临延后和取消。创作者如何回应剧场沉寂的漫长空档期？演艺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节“2020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的147部投稿，给出了一些答案。

除了投稿数量几乎达到去年的两倍，孵化作品天马行空的创意和稳定质量，也让导师和评审惊讶：从人工智能到科幻未来、从法律援助到爱心助农的多样题材，更大胆的唱段与编曲风格处理、更多“强设定”都市传奇故事中的想象力……“在听这些音乐、看这些作品的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创作者内心挣扎和努力的过程。”孵化导师刘亮佐表示。记者独家专访了今年孵化计划中脱颖而出的十余位创作者，听他们共同讲述如何在市场沉寂时期厉兵秣马，以创作“自救”，用音乐唤起业内的共鸣，热切期待复兴的日子早日到来。

重新思考演出的使命，用“走心之作”描绘原创音乐剧多元广阔前景

演出暂停，促使很多创作者和艺术机构重新思考演出的使命和意义。疫情之下，命运相连的人们迸发出的爱与勇气能带给观众带来极大震撼，也让本土音乐剧创作者们心中泛起涟漪。

经验丰富的话剧编剧赵淼，萌生了进入全新领域探索的念头。她在武汉的好友常通过微信分享疫情下的生活琐事，平凡的日常在特殊时期折射出了不凡的生命感受和体悟，让赵淼灵感顿生：“音乐剧，也许是表达这种情感最合适的艺术形式。”

她与词作者董诗云、作曲家陈祺丰共同创作了《两个人的城》，以上海护士支援抗疫一线期间与武汉司机的感人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最初灵感来源于一则武汉市民自发组织志愿者车队，接送医务人员以及运送医疗物资的新闻。“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极致的故事，相逢、相识、分离，甚至生死，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生死攸关的特殊时刻，人性中善良美好的光芒显得弥足珍贵。”赵淼说。

作为演艺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节的一部分，“2020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发布的战“疫”特别征集，吸引了很多这样的创作者。隔离在家的时间，给了创作者静下心来难得的创作机会，全身心投入思考与创作。2月22日特别征集在疫情后迅速发布，短短一个月后就收到了52部投稿。

其实对于孵化计划本身来说，重点并不只在网罗作品，更在于汇聚行业人才，让创作者获得成长与锻炼。在去年

“演艺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节”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147部投稿引发关注 剧院沉寂的空档期，他们在厉兵秣马中绘出中国音乐剧开阔前景



的第一届孵化计划中，创作者们从四月到七月进行了32次导师会议，每次对作品方向、细节的“头脑风暴”都至少持续两三个小时。今年再度参与孵化计划的陈祺丰戏言，“睡眠时间变短，头发也可能变少了”。但能够在导师、艺术总监、演员的共同推动下，对自己作品进行长时间的打磨，对创作者是难能可贵的机会。“和之前一两个月就速成的创作，是非常不同的体验。”陈祺丰希望，经过孵化计划的磨砺，原创音乐剧不仅成为疫情后的应景之作，更能成为“走心之作”，未来进入更广阔的市场甚至走出国门。

对没有入围的创作者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重新思考一下作品的可能性，还有孵化计划导师给的一些建议之后，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面貌产生。刘亮佐表示，今年孵化计划在B站推出的五场大师班共吸引1.8万余人观看学习，业内外的热情汇聚，为疫后演出市场描绘出更加丰富和开阔的雏形。

“疫情的阴霾渐渐散去，生活和工作开始回归正常轨道，但这段时期的记忆将会是刻骨铭心的。作为一个戏剧人，我今后会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性中那些复杂和极致的东西。”赵淼说。

追寻民族音乐记忆，为音乐剧的现代形式注入传统文化内核

在演出行业，原创是第一生产力。如何找寻当下最值得关注的议题？“我一直坚信，剧场是创作者救赎的地方，是观众自省的地方，而每一部戏剧作品都是一面镜子。”编剧孙浩程形容，创作是一个破而后立的过程。从小学习戏曲，长大后却感到厌烦。某一天，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学的京剧段子，哼着哼着鼻子就酸了”。

剧场沉寂的这个冬天，不少业内人士将目光望向未来，在网络直播等新技术中寻找方向，孙浩程却将视线投向了过去，从民族音乐记忆中寻找原创积淀的力量。“继承传统的意义不是为了创新，而是因为它是我们不能割舍的回

忆。”孙浩程在作品《南墙计划》介绍的第一页写道。在胡同外的披头士、胡同里的京腔交缠声中，他将戏曲《探清水河》中“小六”“大莲”的故事搬到了非典暴发的冬天……

音乐剧虽是舶来品，外来的艺术形式却未必不能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在中国生根开花。“其实我心中最具代表性、最有潜力的原创音乐剧，是一定要戏曲结合。”入围本次孵化计划的，还有一位网红“UP主”、古风音乐创作者徒有琴。此次她入围作品未能结合古风，但她看到“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中国原创音乐剧’最宝贵的财富是在戏曲里。”徒有琴也正努力学习戏曲，希望早日造就国乐主题的音乐剧。

融合的艺术形式，是“为了表达应运而生的自然选择。”《南墙计划》的作曲孙泽和音乐总监方一枝表示。他们试图以“京韵布鲁斯”的新鲜探索，在音乐剧中重塑自我与集体认同，《探清水河》将在剧中象征着传统、规则，也象征着和解、自由。“京韵涵盖了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太平歌词、北京琴

书、时调岔曲、快板书等民间曲艺元素，而布鲁斯音乐，可以说是现代流行音乐的鼻祖，剧中也会涵盖R&B、雷鬼、摇滚乐、Funk等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京韵背后是一种“爷”文化，是一种不向生活屈服的无畏，同时带着一种自嘲与乐观；布鲁斯则是黑人在压抑和煎熬的时代，诞生出的自我解脱与救赎，它的小浪漫、小无畏，本质上和京韵音乐有相似的基因。东西方音乐元素碰撞出奇妙的表达与能量，映射先锋与传统的冲突与和解。”

创作者们走访了大量95后、00后，也不断问自己，“到底传统与现代、规则与自由的和解钥匙是什么？我们想要完成这部音乐剧，如果有幸能给这个飞速变革时代的人们一丝共鸣与认同感，我们的人生该有多么的无憾。”

新题材全面发掘未来市场潜力，多利用线上平台推广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今年入围孵化计划的多位

创作者都有在演出行业多年“摸爬滚打”的丰富经验，他们选择在这段演出空档期大胆开拓新题材，全面发掘未来市场潜力；《无法访问》以“密室逃生”的框架，探讨不同人群在网络暴力中的处境和冲突；《电台的最后一夜》从一档电台节目的“告别”切入，细述30岁以上女性的青春往事与真实自我；《我听到了》在小清新爱情故事中，加入悬疑等不同类型元素……

不少创作者敏锐地发现，国内音乐剧市场男主戏热度较高，女主戏则还有很大开拓空间。“音乐剧观众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市场上却鲜有关注女性内心、成长、困惑的音乐剧，特别是30岁以上这个年龄段的。”《电台的最后一夜》编剧陈天然说。

“女性题材非常丰富，女性的视角也许会给音乐剧的市场，带来一些不同的故事。女性有许多细腻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动态，都非常适合用歌唱的方式表达。”编剧姚依然认为。她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出发开始了《你在哪里？》的剧本创作：“我的外婆李球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2011年失踪至今未寻回。有一天，我梦见自己回到了外婆的家，外婆她看不见我，而我就安静地站在一旁，好像看尽了她的一生。外婆离开的原因也许永远也没有答案，这将是我和妈妈心中伤痛的秘密、永远的内疚。现在的我已到了人们眼中‘剩女’的年纪，妈妈盼望着我能结婚生子安稳一生。这让我开始思考，几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以及亲子关系中的责任和意义。”

几乎所有项目停摆而下的整个冬季，也因沉浸于创作而变得无法忘怀。曾以爆款视频剪辑，让音乐剧《芝加哥》售票一夜暴增十倍的徒有琴，对未来发展有了更成熟的洞见：“音乐剧要多利用线上平台进行推广是大势所趋，有歌有舞有舞蹈，稍加改动是很易于在线上传播的。业内应该将更多了解和利用网络平台去推广音乐剧，了解更多剧场的有缘人引导进来。换个角度说，线上平台的影响力固然大，可剧场的魅力是无法取代的。对我而言，线上更多的是宣传阵地，要善于利用，而剧场才是创作的归宿。”徒有琴说，“对自己的期许和要求就是：未来做出真正优质的中国原创音乐剧，从下决心的那一刻起，一直在路上。”